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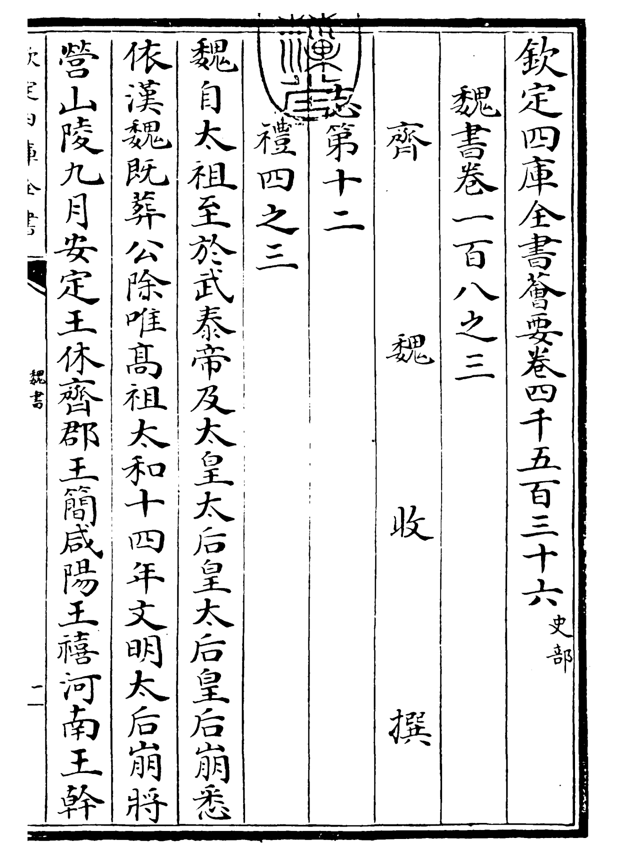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三十六 史部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齊 魏收 撰

禮志第十二

禮四之三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

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録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絶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𭅫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刋之金冊伏惟

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
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
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
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
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
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
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
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

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絶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

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
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怖髣髴
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
仰申誠欵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
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
姓為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
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
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

命聿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

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冐重

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

倍增號絶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

未忍别當備叙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

遺誡之旨昭違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

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

慕崩號倍增摧絶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心之至

不敢不陳咸以為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已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於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之於有為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

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絰帶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闕二字咸畢日已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為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

之禮詔曰比當别叙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圮絶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宫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

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毁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侍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

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令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聽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敝未得論叙令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於時親侍梓宮匍

匍匐几哀號痛慕情未暫闋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衮冕以行即位之

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沉臣義不洽天下顒顒未知所傒故須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惰易之情踵以為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稟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損喪紀圮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

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為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

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絶萬機荒廢政事羣臣所以慺慺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導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

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祕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絶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

衰絰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葢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内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荅故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今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

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鋭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為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

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
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
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
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為臣之
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高
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
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寬
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

慕之思既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為不可但逼遺
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
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
於吉以心處之謂為可爾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
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
詔令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
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
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

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比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别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朞年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

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期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為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為諭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

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早已申下之意寧可茍順沖約之旨而頓絶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烝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絶豈忍身襲袞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

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久廢廟饗髙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末忍之心具如前告脱至廟庭號慕自纒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髙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説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髙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

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式虧三

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

前典式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

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

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曽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為非

禮及録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

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

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

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慺慺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

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𠜎萬務惟始朕以不德沖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内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穆上代以來

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衆議堯雖棄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徂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敎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即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

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緝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髙祖曰魯公帶絰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誥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

金冊明著遺禮令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令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叙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機以從遺旨興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

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即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萬得之一失未可以為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絕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

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令依禮既虞卒哭祔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為節降斷度令古以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及從服

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摧絶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屆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髙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

既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坐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跽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革帶黒屨侍臣各易以黒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鷹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髙祖薦酌神部尚書王諶讚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陽祥服如前侍中跽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帢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跽慰復位哭

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賾使并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既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十月太尉丕奏曰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諶既是庶姓不宜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絶令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

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諶所司惟賛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縞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蕃東隅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為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廢不可卒為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為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甞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

可申敕備辦事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幕越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為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為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腎麻繆垂唯

有紋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為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細錦即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䝱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為服之緦猶免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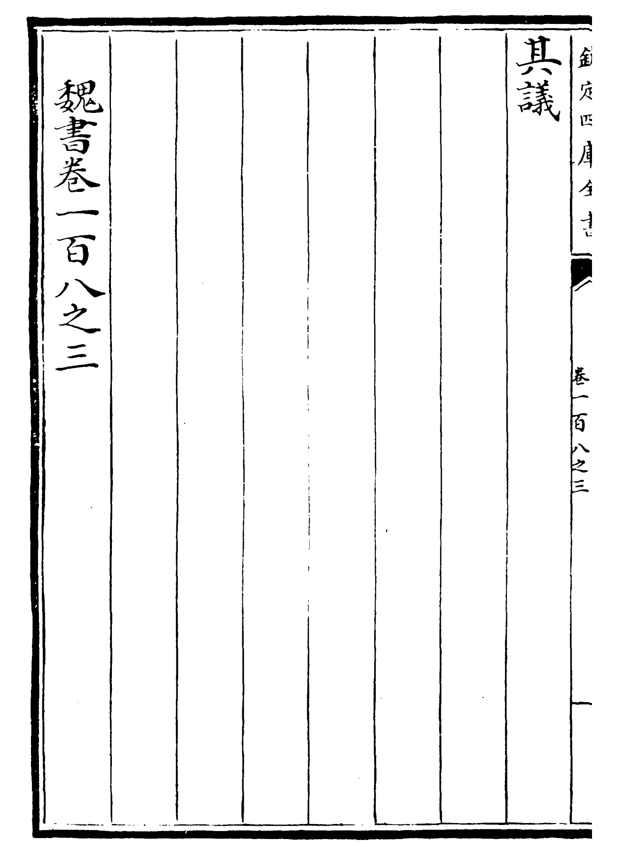
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説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喬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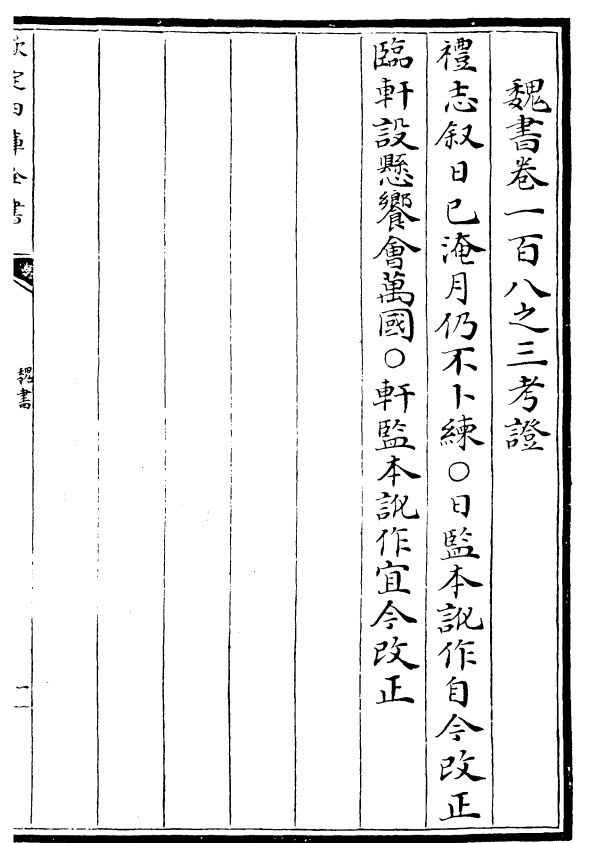
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吉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

幼理應有裳但男子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緦之經輕猶有經斬重無麻是為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袵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袵便徒設若復去袵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袵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為違制以為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

其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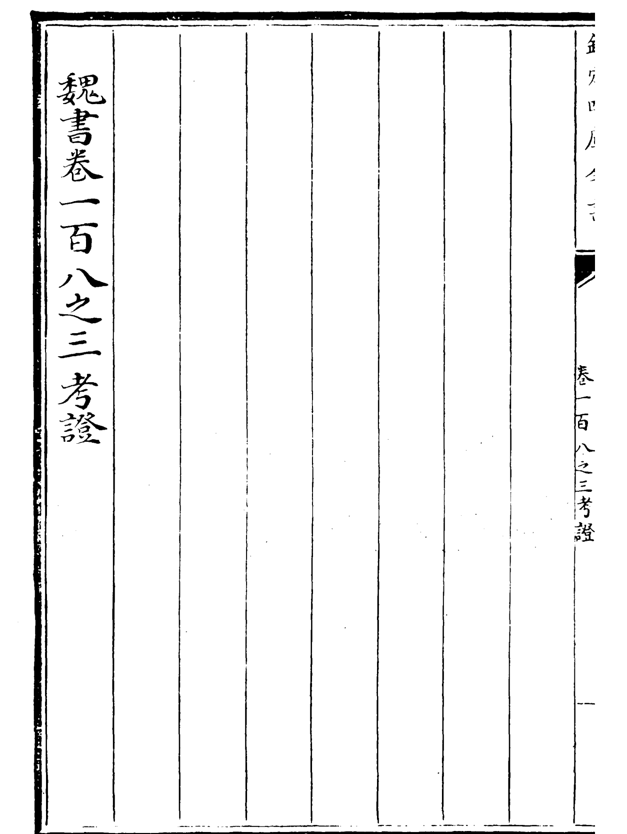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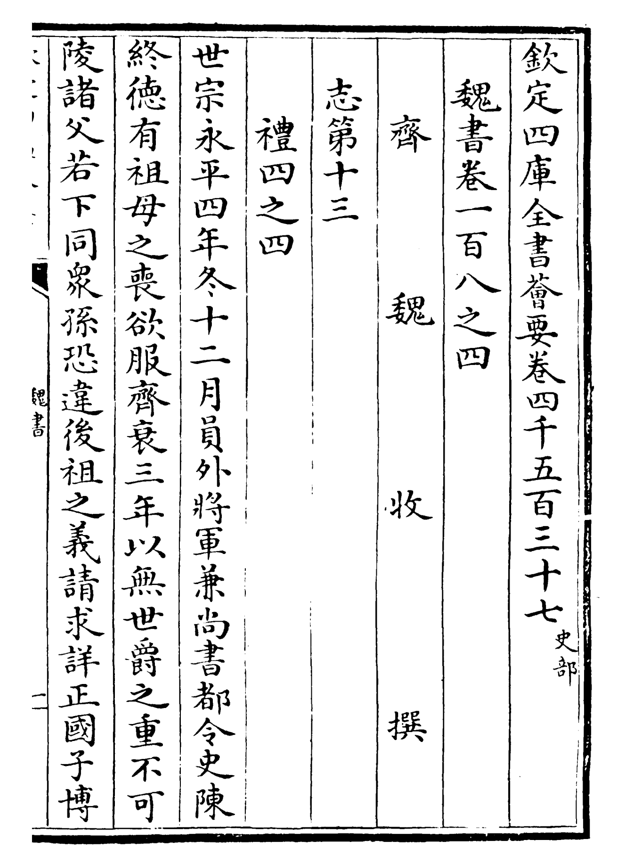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

禮志敘日已淹月仍不卜綀○日監本訛作自今改正

臨軒設懸饗會萬國○軒監本訛作宜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三十七 史部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三

禮四之四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

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

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

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别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

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為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朞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兹範罕

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朞為允景邕等
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
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起
後疑也唯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
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
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
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
襲末代僭妄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

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己己與庶孫同為祖服朞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荀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

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為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禄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禄也

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絶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絶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禄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為第十六品也豈得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邑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合

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為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絶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絶者耳且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禄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㫖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

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詳辨珍又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閒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踰月可為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為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

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黄裳則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

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駁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駁禫復焉施又駁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駁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没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為

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怱怱者哉下府愚量鄭為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辭雖容二義尚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為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

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𤣥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為得猗及王肅為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為東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駮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嘗稽古之訓數月

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為閒王杜以為是月之中鄭亦未為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既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為樂樂必使工為之

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為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宫豈欲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黄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内也衰絰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為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

喪事尚遠日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為忽忽於戚之理合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經苫凷之日於禮憲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

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竝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朞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

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王服皆有厭絶若尊同體
敵雖踈尚冝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
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闕可以展耳目之適
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廢至若徳
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為行動之響
列明貴賤非措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為允
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駮曰案祖冑議以功徳有喪鼓吹
不作雅哲議齊衰卒哭簫管必陳準之輕重理用未安

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於神宫襲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朞何以為斷或義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於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惻隱是以仲遂卒垂笙籥不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

固等所議以為笳鼓不在樂限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為符合案詩云鐘鼓既設鼓鐘伐鼛又云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以名稱小殊而不為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齊殯之時

擊鐘磬於 疑 祔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總議竝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據典正議祕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冑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勲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為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

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慼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年悲樂竝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為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

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情愚謂為允詔曰可從國子後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竝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捨六宫之稱加太妃

之號為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
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
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為母三年
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
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
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令
韓子熙議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妻
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

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
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
但公之庶昆弟或為士或為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
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
從服令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
服以朞嚚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為君之父母
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
然後為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釋父卒為祖服斬者蓋

恐君為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朞由君服斬若由君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為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朞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為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朞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閽寺位卑室老

未有君服細經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閽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

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
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
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冝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
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
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為母大功臣從服朞
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為母大功臣從
服朞何為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
結今日之疑且臣為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

已妻為皇姑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為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遥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計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

醮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朞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為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即吉臣猶朞年仍衰哭於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

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
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
不得如議者之談耳嬴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
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闕舊文
定準類以作憲禮有朞同緦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
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
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
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

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尚書李平奏以謂禮臣謂君黨妻為夫黨俱為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懌自以尊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厭故

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有從輕之據曷為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決清河國臣為君母服朞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條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遠禮緣人情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歳門至顯陽殿哭踊久

之乃優王顯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黄門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黄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儁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十數聲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跽受服皇帝袞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

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喆商確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别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為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

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闇
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
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
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閲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
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
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
其任曁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
令博士一人輕爾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為庶母

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期堊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竝為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儀為舛駮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兹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為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喉脣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顥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

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為條例庶塵岳沾河微酬萬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為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瑶光寺肅宗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晷方融壺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及翕虣定難是賴謨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

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歛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經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絶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羣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制輕重

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緦文無指
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
鄭及三重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
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緦案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
宗鄭注云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
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為姑不得過朞計
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緦自餘王
公百官為君之母妻唯朞而已竝應不服又太常博士

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緦鄭注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緦三年者緦則朞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緦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緦既葬而除愚以為允

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為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

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為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為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朋友有朞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顔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

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宫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為大遠鼓鐘于宫聲聞于外况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喪未葬杜蕢所以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裁三月爾陵墳未乾懼以理證為然乃從雍議

孝静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日孝静

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窆中練齊文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燿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

之陳凡十餘法踸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盛觀自後踵以為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丙申高祖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羣官詔曰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

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
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
或有作樂以迎神昨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
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
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
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
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
以為有賓諸儒皆以為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所

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輈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

螭之飾龍首銜扼鸞爵立衡圓葢華蟲金雞樹羽蛟龍旒蘇建太常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乾象輦羽葆圓葢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為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大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與輦輅同駕牛一十

小樓輦輞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天子太
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葆旒蘇
龍旂旍麾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
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繢漆直輞六左右騑駕天子籍
田小祀時則乘之
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尾天子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旃檀刻鏤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為副乘

緇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軺軒駕駟金銀隱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為副乘

金根車羽葆旒畫輈輪華首綵軒交落左右騑太皇太

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乘之長公主大
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右騑而已太祖初皇太
子皇子皆鸞輅立乘畫輈龍首朱輪繡轂綵蓋朱裏龍
旂九斿畫雲櫜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有軺車緇漆
紫幰朱裏駕一馬為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輈朱雀青龍白虎龍旂八斿
駕三馬軺車與王同
侯車與公同七斿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如之

子車緇漆草蝨文六斿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亦如之
闕
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乘軺軒而已
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捃採古事制三駕鹵簿一曰大
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隷校
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
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闟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
葭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

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

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

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宫則設之二至郊天

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

加鐘懸以為迎送之節焉

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為方陳鹵簿列步騎

内外為四重列欑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

諸王導從在鉀騎内公在幢内侯在步矟内子在刀楯

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畢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黒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宫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從

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刋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輙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周禮王后有五

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閲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輧車雲欂文畫輈黄金塗五束蓋爪在右騑駕三馬阮諶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

乘之以助祭山輧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輧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騩𥨍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即此之謂也𥨍阮氏圖𥨍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輿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

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車案圖飾之以紫紺罽軿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入閤輿輿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滅周制百事刱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叡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輙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

以為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軿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軿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

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

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犨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
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
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穎左民郎中張
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
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朏鄭季期國子
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儁吳珍之
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渴侯趙
安慶賈天度艾僧檦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

以為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為疑重集羣臣竝從今議唯恩裁决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為

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奏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已來未有斯制輒勒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璅玉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

玉黒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黄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於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

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令曰太傅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諮訪以決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黄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案前勅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於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尚書以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奉勅付臣令加考決臣以爲帝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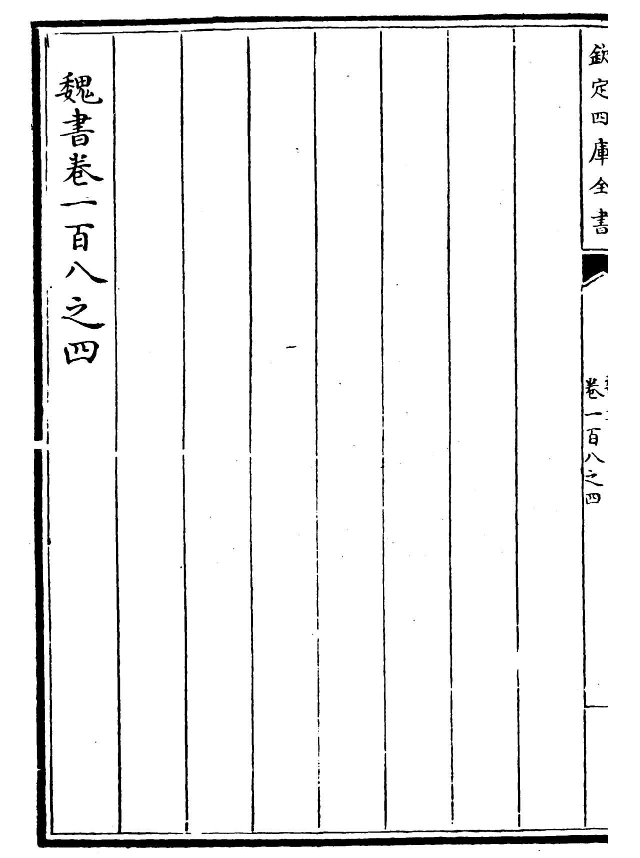
章方為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嘗勑

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

校今一同國子前議情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

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為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

謂從國子前議為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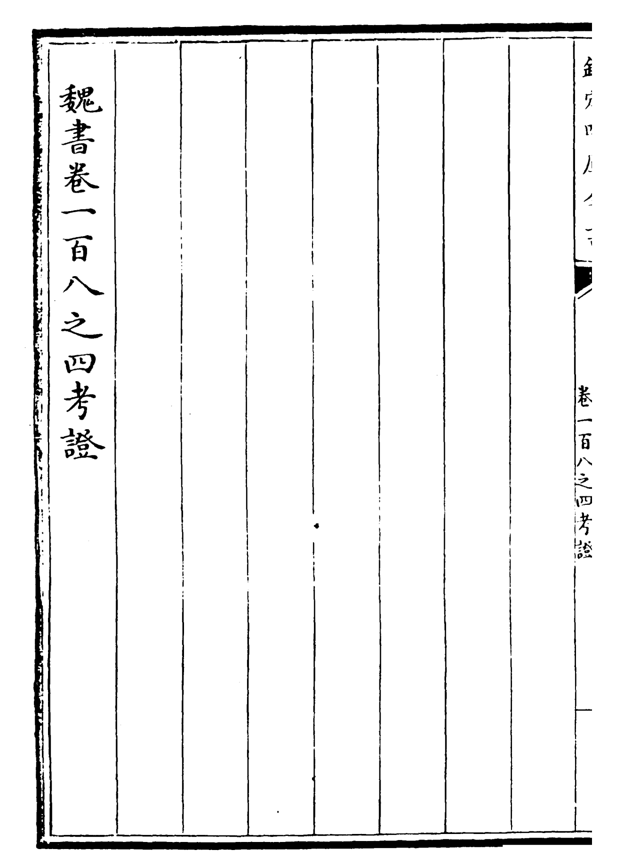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考證

世宗永平四年且金貂七旄○旄監本訛作眊今改正

高祖太和十九年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季監本訛作季今改正

輿服之制大樓輦駕牛一十○南監本作駕牛十二觀下文小樓輦駕牛十二則知此大樓輦駕牛一十之為訛矣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考證

謹案卷一百八之四第四頁前一行不顯奕世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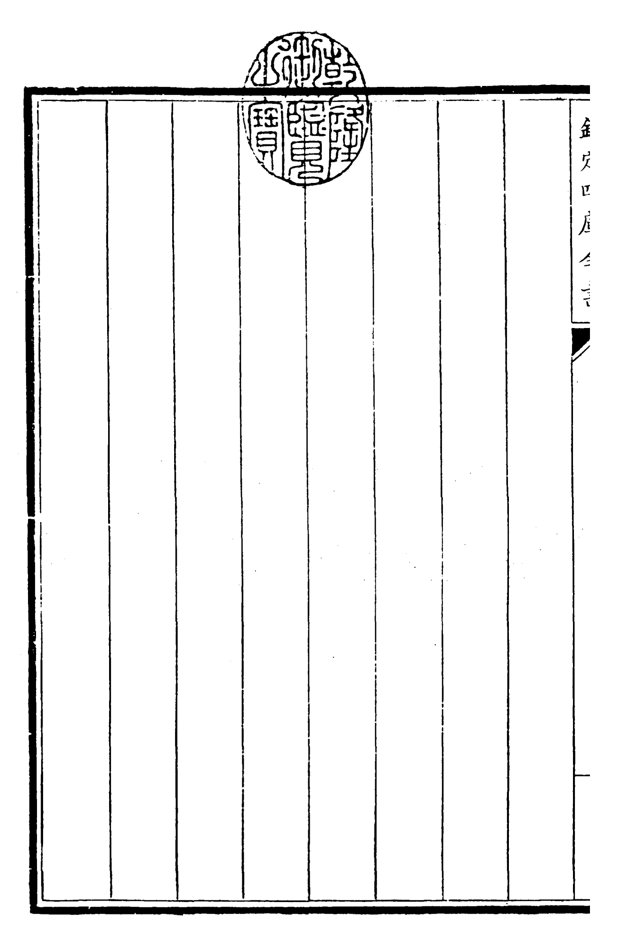
詩奕作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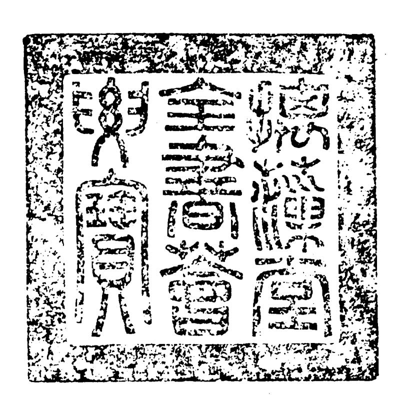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前八行服皇帝衮冕服刊本衮字上多

用字據毛本删

第三十二頁後六行輒勒禮官刊本勒訛勤據毛

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謄錄監生臣金　拔